

改革开放30年
作品选书系

改革开放 30 年
中篇小说选

卷 一

主编 孙颙
本卷编选 程德培 邹平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改革开放 30 年作品选书系

改革开放 30 年
中篇小说选

卷 一

主编 孙颙

本卷编选 程德培 邹平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改革开放 30 年中篇小说选. 卷一/孙颀主编;程德培,邹平编选.
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.2008.11

(“改革开放 30 年”作品选书系)

ISBN 978-7-5321-3421-2

I. 改… II. ①孙…②程…③邹…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74763 号

出 品 人: 郑宗培

责任编辑: 郑 理

封面设计: 袁银昌

改革开放 30 年中篇小说选 卷一

孙 颀 主编

程德培 邹 平 编选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 csbcm@publicl.sta.net.cn

网址: www.sl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635×965 1/16 印张 43.25 插页 3 字数 622,000

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3421-2/I·2600 定价: 47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2662100

改革开放 30 年作品选书系

编 委 会

主 编 孙 颔

副主编 杨益萍 郑宗培

编 委 孙 颔 杨益萍 阚宁辉 郑宗培

魏心宏 曹元勇

总 序

回 归 之 路

孙 颢

1979年,新年的钟声响过没多久,首都北京还被隆冬的严寒包围着,在静悄悄的友谊宾馆,文学界召开了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。说它非同寻常,因为会场上出现了一批消失已久的面孔。王蒙、陆文夫等人,曾经像流星一般闪过天空、二十多年没有音讯的作家,竟然又汇聚一堂,开始高谈阔论文学创作。天气似乎真要变了,隐约可以听到春天的脚步正在逼近。

那年,我还是个在校学习的大学生,有幸参与前辈们的盛会,实在有如临梦境的快感。那时候,我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《冬》,冒昧地投给人民文学出版社,竟被接纳,所以才获邀请参加此次意义深远的会议。那几天,我幸运地和陆文夫先生住一个套房,朝夕相处,聆听教诲。他在人生苦难中凝聚的智慧,在随意的交谈中,缓缓流进我的心田,让我长久受益。痛心的是,前两年文夫先生已经离我们远行。

会议召开时,十一届三中全会才结束不久,中国大地上的多数人,尚未意识到生活巨变已经开始,但是,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韦君宜、屠岸等敏感地行动起来,他们召集的这个中篇小说座谈会,是文学界响应三中全会号召的重要举措。参加会议的作家们,互相激励,生命之火重新燃烧,很快写出了一篇又一篇震撼读者的作品,是新时期文学百花园的首批耕耘者。现在,上海文艺出版社编选这套三十年作品选,在选目中我看到好些当年与会者的大名,因此引出了这番回忆。

我细细回味着入选的作品。很多篇章,我读过不止一回,回想当年阅读的情景,时而激动得难以掩卷,时而伤感得双目湿润。这次不一样

了,我以小结历史的眼光,比较冷静地比较分析入选的作品,当然,同时联想到许多没有入选的优秀作品。一套选集,篇幅限制,自然无法兼顾一切,何况是面对创作爆发年代的丰盛积累。回顾的结果,让我渐渐脱离开单篇作品长短的评价,而沉思、沉吟于三十年悠长的文学轨迹。

这是一次坚决的回归,向文学本义的回归。

首先,是向大地的回归,向泥土一样朴实、敦厚的生活的回归,与长时间统治文坛的左倾教条划清了界限。最早震撼广大读者的作品,短篇像《伤痕》、《陈奂生上城》等,中篇像《天云山传奇》、《人到中年》等,其深深打动人的力量,首先源于此处。我们曾经读过太多的漂浮在天空白云间的作品,英雄人物高大完美,不食人间烟火,没有私情欲望;周围的世界也黑白分明,正义毫无悬念地压倒邪恶。那样的作品,美丽单纯到仿佛勾勒在宣纸上的清凉世界,与芸芸众生扎根于大地的日子实在相隔太远。所以,当上述描绘平凡世界的作品问世,特别是深刻反映“左”的长期危害带给人民的无数灾难时,便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广泛的欢迎。还应该指出一点,在解放思想最初的日子里,文学界是走在前面的,很多必须冲破的思想樊篱,是作家们以形象和感性率先提示给社会的。因此,创作的影响力就突破了常态下的文学作用范畴。现在,有人时常感叹读者对小说的兴趣大大不如二三十年前,那是忘记了常态和非常态的区别。

其二,是向“文学即人学”这个本义的回归。当小说从蓝天白云回归大地泥土之后,作家们很快明白,世间的问题纷繁到绝不是小说能大包大揽的。比方说,过于抽象的理论思想问题就得托付给学术界。小说最擅长的,还是展示人的喜怒哀乐,表现人的悲欢离合,其中难度最高也最见作家功力的就是把握人深邃的内心。因此,作家们的关注力,从社会热点更多地转向人的生存与发展。说到这里,我们马上会联想到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》一类的作品,这些作品出现在文坛时,生疏已久的对人性的深刻披露,确实让我们兴奋不已。但是,我们也不会忘记其他各种风格的研究人的小说,像《棋王》不动声色的激情,像《没有纽扣的红衬衣》飘逸潇洒的刻画,像《叔叔的故事》入木三分的剖析,像《民谣》冷峻苦涩的笔调,等等。

其三,是向创作个性的回归。这是在向文学本义的回归上最辛苦

的努力,至少我个人这样认为。前辈大家的作品,我们不会搞混,鲁迅和茅盾的小说,巴金和老舍的作品,你不看署名也分得清楚,原因就在于个性清晰,作品具备充足的独创性。当文学越来越多地被“左”的倾向压抑,作家的个性也就成为打击批判的对象。作品的思想主题,抄报纸社论;作品的人物塑造,按“高大全”模式套裁;作品的表现手段,以保险第一作为选择的前提。于是,个性化自然离我们远去,甚至让人觉得是相当陌生的事情。新时期文学爆发后,一些作家,靠自己的天赋和努力,率先显示了强烈的个性。老作家中,王蒙的个性获得公认,那以作家的智慧凝聚成的天马行空式的表达力,在本次所选的《蝴蝶》中也有充分的展示。在中年、青年作家中,均可找到这样的典范。不过,我们需要承认,相当数量的作家和作品,在此点上还有距离,个性模糊、独创薄弱,已经成为必须重视的大问题。即使在最基础的创作要素——文学语言方面,个性化不足也成为突出的现象。更令人担忧的,是年轻的写作者们不屑用功于此,把大白话(乃至粗俗的语言)误以为生活化了。因此,在向创作个性回归的征程上,路漫漫其修远兮。

本套选本,除了小说,还有散文,上面的感想,主要是小说引发的,但是也和散文有关,发展的轨迹是相近的。

回顾的目的不仅仅是小结昨天。为了中国文学的今天和明天,我们将继续前行。

目 录

总序 回归之路	孙 颢 1
天云山传奇	鲁彦周 1
人到中年	谌 容 68
蝴蝶	王 蒙 140
赤橙黄绿青蓝紫	蒋子龙 194
没有纽扣的红衬衫	铁 凝 265
棋王	阿 城 334
爸爸爸	韩少功 366
男人的一半是女人	张贤亮 398
伏羲伏羲	刘 恒 567
妻妾成群	苏 童 643

天云山传奇

鲁彦周

引 子

心灵上的琴弦，一旦被拨动了，就难以停止它的颤动。

我没有想到，事隔二十年的今天，我这个四十多岁的女人，已经担任了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的人，生命中的某一根琴弦忽然被拨响了。我更没有想到，这次触发，竟给我的生活，带来了这么大的变化。

—

一九七八年冬天的一个晚上，我吃过晚饭，照例拿出从办公室带回的各种申诉材料，细细翻读。最近一个时期，因为中央有了实事求是、纠正错案、冤案的精神，这类申诉材料多得惊人。这对我这个到组织部还不到半年的人来说，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压力。我读着这些沉痛的文字，想到一些同志的悲惨遭遇，心情总是感到异常沉重。我恨不得一下子就能把这些问题全部解决掉。但我这种心情在部里却遭到冷淡、窃笑。同志们把我这种心情看成是“不成熟的表现”，是“不熟悉组织工作的新手的急躁病”。而对我嘲笑得最凶的却是我的丈夫，分管组织工作的地委副书记吴遥。他说我有点像刚到医院实习的学生，看到病人多就大惊小怪，一个有经验的大夫，是不会因为病人多就产生这种情绪的。

对这种嘲笑，我内心是反感的，我反唇相讥。我说，也可能正因为

我是新手,我才没有学会你们那种麻木不仁的态度。但是,口头的辩论,并不能解决问题,我批的材料,还是被封锁在各人的写字台里。

这天晚上,我的情绪特别不好。外面正下着大雪,雪花无声地落在窗台上、玻璃上,从楼上望去,整个城市已经被白雪覆盖了。因为丈夫到南方养病,女儿又出去复习功课去了,我也就没给屋子生火,空荡荡的房间里,显得特别冷。我望着纷纷扬扬的雪花,想起办公室里一些人对问题的冷漠态度,又从他们身上,想到我的丈夫。那些人都是我的丈夫一手培养起来的,他们对我的调来,似乎很明白内幕,我不过是我丈夫放在组织部的一个工具,我的意见是无足轻重的,关键还是要看吴遥书记的态度。每当我一想到这里,心里就感到堵得慌。

正当我对卷宗发愣的时候,有人敲了一下门,我应了一声,门被推开了。只见一个黑影子站在走道上,正在扑打着身上的雪花。

我急忙问了声:“谁呀?请进来!”

很快,一个年轻的姑娘走了进来。这姑娘叫周瑜贞,是我们地区规划小组的一个技术干部。她今年还不到三十岁,用她自己常用的口头禅来说,是“受了洗礼的一代人”。她是中央某部门一位负责同志的女儿,是不久前才调到我们这个地区工作的。我丈夫吴遥曾是她父亲的下级,我去世的父亲也认识她的父亲,所以她也就成了我们家的常客,来往像自己家一样。她虽是学技术的,可是却喜欢议论政治。而议论起来又尖锐泼辣、毫无顾忌,有时,把人们都回避的一些问题,也会一下子赤裸裸地端出来,常常弄得对方张口结舌,只好设法岔开她的话题。她对吴遥和我们的工作,也经常挖苦、嘲笑,说我们是“离了本本就是瞎子”,是“冰库里的鱼,又冷又看不见天。”她连我们那空得可怜的书架,也不放过。她非常奇怪,我们的精神食粮那么少,又那么单调,怎么又能自以为高人一等,决定别人的命运?总之,这是一个有点与众不同的姑娘。

我丈夫吴遥,开始对她是非常热情的,后来,渐渐不喜欢她了,说她自由主义气味太浓,有一种危险的倾向,只是因为她父亲的地位关系,他才在表面上照旧热情地接待她。可我倒是对她很有好感,我喜欢她的坦率,我从她身上,有时也能看到我过去的影子。加上,我和吴遥在一起,并没有多少话好谈,我们生活得很单调、很枯燥。我们的家庭气

氛就像这所房子一样,很大,很空,有时还很冷。一种寂寞苍凉的感觉,常常向我袭来,这时,我就特别希望有一个像周瑜贞这样的人同我一起,无拘无束地谈谈天。

今天,我也正处在这种情绪之中,所以看到她来了,我很高兴。我帮她脱掉了大衣,让她坐到沙发上。可她呢,跟往常不一样。以前她来了向沙发上一靠,红扑扑的脸上,总有一种嘲讽的笑容,很快,她就会找到一个现实生活中的题目,发表起尖刻的议论来。可今天,她很不同,她在沙发上没坐几秒钟,又跳了起来,她嚷了一句:“这屋子好冷!”又把大衣披上,在房里来回走了几步,转过身,睁着两只大眼,好像第一次看到我的,上下打量起我来。

我被她这种神情,弄得莫名其妙,我说:“你怎么啦,干吗这么看我?”

她异样地一笑,摇了摇头。

我更加奇怪了,我问她:“你碰到了什么事吗?”

“我最近出了一趟差,”她说,这才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。她给自己倒了杯水,捧在手上,又坐回到沙发上来补了句:“我是到天云山去的!”

“啊,你到天云山去了?”我惊讶地问,“那里现在怎样了?”

“一言难尽!”她把我也拉到沙发上,又一次瞅了我一眼,说,“你从前不是去过那里吗?”

我点点头。我是去过天云山,可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,她怎么知道我去过的?她见我用疑问的眼光望着她,便神秘地一笑,说:“你知道吗?这次我去天云山,碰到一个怪人,他还有一个也很怪的妻子。”

“什么怪人?”

“我很难分析他。”她说:“也许是个英雄,也许是个叛逆者,或者像你们常用的那个词:屡教不改的什么分子,这得看各人怎么看。”

“哪能这么说?”我说:“是非总有个标准!一个人也总有他的主要方面。”

“标准?”她冷笑了一声:“究竟什么是标准?你这个组织部长倒给我说说看。‘四人帮’有‘四人帮’的标准,你们有你们的标准。而我呢,我也有我的标准。”

“啊？这么说你和我还有不同的标准？”我笑起来了：“这倒是头回听你说。”

“当然不同！”她提高了嗓门，两条秀丽的眉毛也扬起来了：“恨‘四人帮’，反对‘四人帮’的标准，我们可能是相同的，但在别的方面就很难讲了。”

“你讲具体一点嘛！”

“我一具体，你可能又要害怕了。比如说，这十年主要危害是‘四人帮’，那么再往前推，是不是就没有问题呢？反对了‘四人帮’，固然是英雄。在‘四人帮’出现以前，反对了不良倾向，算不算是英雄呢？再具体一点吧，他反对的不仅是一般不良倾向，而且涉及到当时错误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你敢不敢在政治上肯定他呢？”

她说到这里，目光炯炯地盯着我，我因为她讲的题目相当大，沉吟了片刻，没有回答。她见我这副样子，胜利地笑了：“我说嘛！你不敢回答了吧！”

“这有什么不能回答的！”我不服气地说，“我不过是在考虑，你讲的怪人究竟是个什么人？”

“按我的标准，”她说，忽然站了起来，“他当然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可爱的人！”

“原来你是碰到了你理想中的英雄了！”我嘲笑地说。

“你别用这种口气说话。”她皱了皱眉，顺手在花盆里摘了朵腊梅，放在鼻子上嗅着，两眼望着窗外的仍旧在大片大片飘落的雪花。我很惊奇，她怎么忽然不讲话了。我站起身来，走到她的身边。我问：

“你怎么啦，小周，为什么不吱声了？”

“我在想那个怪人。”她毫不遮掩地说。

“哦！他是很年轻的人吗？是做什么工作的？”我说，把一只手加到她的肩上。

“他不年轻了！”她苦笑了一下，“他也没有什么工作。他和我也不是同时代的人。我是在想，他的同时代的人，为什么会那么冷酷无情地抛弃了他？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遭遇？我应该从他的遭遇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，又该怎样从他的生活里吸取我应该学习的东西！”

她这么一说，我更感到惊奇了。她究竟碰到了什么样的人，这个人

为什么竟值得她如此为之感叹、赞佩？我着急地问：“你到底碰到了谁呀？”

“是一件很偶然的事。”她说，“你想听听吗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好吧！我就给你讲讲吧！”她把我拉回到沙发上，我们两人坐在一起。

她开始讲了起来——

二

“我这次不是到天云山区去了吗？”她说：“说起天云山，你也是很熟悉的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我熟悉天云山？”我忍不住问。

“反正我知道呗！”她狡黠地眨眨眼说，“我求你别打断我，等我讲完了，你再提问。”

“好吧，你说。”

“我到天云山的任务，是为我们规划小组，找二十年前的关于天云山的规划书，这是省里急着要要的。这份规划书，为什么二十多年前制订出来，二十年后又去找它？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她自己也笑了，“你看，我自己倒提问起来了，不问这个吧！”

“那天我下了火车，没买到公共汽车的票，一个热情的同路人，看我着急，自告奋勇要去给我想办法。我在马路上等着他，过了一会，他来了，说是辆运货的马车要回天云镇，他已和赶马车的讲好了，可以带我去。

“我跟着这位热心人，找到了那辆马车。

“马车的一切已经准备停当了，车前坐着一位正在低头整理什么的车把式，他的旁边坐着一个女学生，她用雪亮的眼睛盯了我一眼，要我爬到那麻袋上，那里已经给我准备了能坐能靠的地方。

“那女学生俯身和赶马车的说了句什么，赶马车的点点头，也许看了我一下，也许没看，我也没注意。我把自己弄得舒服些，靠在上面。等我谢了那位热心人，车把式便扬起鞭子，马车向前滚动了，马铃声和

蹄声,有节奏地响了起来。

“这天天气很晴朗,只有几片白云浮在天际,中午的太阳晒得人暖洋洋的。我斜靠在马车的麻袋上,望着路上来来往往的老乡,望着远处高耸入云的天云山,不禁神思飞驰,在有节奏的车轮滚动声里,沉入到所谓幻想境界去了。

“我想象着天云山当年闹革命的情景,想象着当年来开发天云山区的年轻人们,我又望着那远处山岭上的古城堡遗址,想象着中国的悠久的历史。……”

“你怎么知道那个古城堡?”我被她的讲述,带到我当年生活过、工作过的地方,不自觉地又问起她来。

“我在出发以前,就跟人交谈过,在车上,我也跟人谈过天云山。”周瑜贞瞥了我一眼,说:“我也看过天云山志,我知道那古城堡的历史,啊哟,你看,你又把我的话打断了!”

我没有吱声,只用眼色示意她再讲下去。我心里忽然隐隐感到一阵不安,我莫名其妙地意识到,这个姑娘大雪天跑来跟我讲这些,可能和我的某一段生活有关吧。

“正在我沉思的时候,”她接着说:“车前面两人的谈话,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我发现那位年轻的女学生和那位赶马车的,好像有一种特殊的关系,我靠在车上有意无意地听着他俩一直非常亲密地低声谈话。这时,我听见赶车的哈哈大笑了,他笑得非常爽朗天真。他对那姑娘说:‘小凌云,你也染上了这个时髦的毛病了,讽刺、挖苦、嘲弄我们生活中的某些现象,用一些最尖刻的言语,来表示自己的最新见解,这些都是很容易的,可是这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呢?’那个被叫做小凌云的姑娘难为情地一笑说:‘话是这么说,可一看到一些事,心里就憋不住!’赶车的摇着头说:‘憋不住就严肃地斗争嘛!就从自身先做起嘛!就把劲头用到刻苦学习、努力工作上去嘛!’那姑娘咳了一声说:‘叔叔,有几个能像你呀!’赶车的又笑了:‘我算个什么,我只不过不喜欢垂头丧气,相信真理一定能战胜谬误罢了!’那姑娘把头向赶马车的肩上一靠,亲热地说:‘你这个怪叔叔啊!’”

“我听着这两人的谈话,越听越感到惊奇,一个赶马车的怎么会说出这些话来?它既不是劳动人民的语言,也不像一个车把式的思想。

“我不由欠起身，歪头打量起这个车把式。这个人，年纪可能在四十到五十中间，他身上披了件破军大衣，那种大衣还是五十年代实行军衔制的产物，已经像是麻包布了。他头上戴了顶天云山区农民常戴的套头帽，一直压到两条漆黑的眉毛边上。他的脸从侧面看过去，轮廓特别分明，眼睛鼻子和脸型，使我想起我看过的那个希腊雕像。我越看越觉得这个车把式有点怪，我很后悔我上车时没有仔细注意他。

“这时，马车已经走到峡谷中了。这是通向天云山区的有名的大峡谷，我们在前面看到的古城堡，就是从这个峡谷通去的。这个古城堡据说是明朝的一个大官僚地主为了防止农民起义修的，清朝时的地主，为了防太平天国的革命军又重新加固过。它现在还虎视眈眈，高踞于峡谷之上，仿佛还要继续封锁着天云山区。

“我无心思索这古城堡的过去和未来，我很想找个借口和这位车把式攀谈攀谈，可是，他和那个姑娘一进入峡谷，脸色都变得严峻起来，他俩紧紧靠在一起，望着前面什么地方，仿佛不知道还有我这个人存在。我只能暗暗地观察他们，却找不到机会询问他的情况。

“马车快要驶出谷口的时候，这位车把式忽然朝马吆喝了一声，让马车停了下来。他先跳下车，那个年轻姑娘也跟着跳下去了，车把式回头朝我招呼了一声说：‘对不起，请你等一下，我们去去就来。’

“这正是攀谈的好机会，我忙赔笑说：‘你们要去很久吗？’

“‘不！’他说：‘一会儿就回来。’

“‘我能跟你们一道吗？’

“‘不！’他又是一个不，不过这回口气挺温和的：‘我们是去看一个亲人。’

“‘啊！’

“‘今天是冬至节。’他解释了一句：‘我们是看亲人坟墓去的。’

“原来他们是去看坟墓的。我望着他们走进松林里，望着他那高大的时隐时现的身影，一种神秘的感觉强烈地刺激着我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他们现在又是去看什么人的坟呢？

“因为等待，感到很寂寞，山风从峡谷里吹过来，吹得我直打寒噤。我无聊地跺着脚，无目的地朝峡谷里望着，这才发现，峡谷最狭处，还有一个没有修成的水库坝址，乱石、泥沙、水泥块，到处都是，一股不小的

水流,发出轰然的鸣声。

“一小时以后,他俩从松林里下来了,后面还跟着几位老乡。我不知道这些老乡是哪来的,也许他们就住在松林里吧!那几位老乡和我们的车把式关系好像极为密切。他们在一起做着手势讨论着什么。到了近处,我才听清一位老乡说:

“‘你说得对!今年冬天,我们就要这样干了!公社大队不同意,我们也要做,一定要改田还林了。’

“‘你们拿着政策条文跟他们说。’我们的车把式继续给他们出点子:‘有的人,就迷信小本本,你们就用小本本跟他们辩。他们总是把群众的觉悟估计过低,他们可能以为你们还不知道现在的政策呢!’

“在车把式和他们说话的时候,有一位老乡忽然把一口袋东西交给我,又低低对我说:‘同志,请你把这收好,等到了天云镇,你把这个给他!现在你千万别说。’

“‘你为什么不当面给他?’我奇怪地问。

“‘他不会收的,他爱人有病,生活很难。可他又从不要人的东西,这是我们送给他爱人的。你快放好。’

“他也转身和马车夫谈心去了!

“我们又耽搁了半个小时,这才和老乡们告别走了。走了很远,我回头还看见老乡们站在那里。

“这情形更使我感到迷惑,也使我断定,这位车把式绝不是一般的车把式,他和老乡间那种感情就不是一般的!我又望着坐在车前的他,这时,那小姑娘正靠在他的肩上,他们又在讨论着什么。我听见那姑娘说:‘我……我一看到爸爸的坟墓,我就想哭。我不光是哭爸爸,我是哭你!好叔叔,他们对你太不公平了。’那车把式摇摇头说:‘个人遭遇算不了什么。问题是在我们的国家,我们的人民,再也经不起挫折了。’讲到这,他忽然回头望了我一眼,我装作看山景,他又回过头去和那姑娘讲起来,不过,这回声音小了,我只能断断续续听到什么‘为什么会出现四人帮,中国的历史包袱不轻……历史根源,社会根源……青年人的责任……’

“他显然是在回避我,这使我有点气恼,同时也使我下了决心一定要把他的来历摸清楚。”

周瑜贞讲到这里,喝了口水,我也早已忘掉我手中的毛线了,我非常想问她:这个赶马车的叫什么名字?可有种无形的东西阻止住我。我愣愣地靠在那里,等待着她的下文。

周瑜贞放下杯子,也沉默了一会儿。外面的风声凄厉地响着。我抬起头,无意中看到墙上挂着我和吴遥的结婚照片,吴遥那微微眯着的眼睛,望着我在笑。我赶紧把目光移开了。

“这大雪天,他们现在怎样了?”周瑜贞忽然轻轻地说。

“谁?”我惊醒过来。

“那个车把式啊!”

“啊!你怎么不往下说了?”

“好!我往下说!”她笑了笑,接着说:“下午五点钟左右,我们到了天云镇,这就是当年设过特区,后来又撤销了的地方。”

“天云镇现在还热闹吗?”我问。

“我不想形容它,因为我不知道它过去,也许它比当年要好些,但我总感到它还是简陋得可怜。那天,我们先到了镇上的供销社门口,这辆马车是给供销社拉货的。马车停下后,那位车把式才招呼我说:‘同志,已经到了!镇革委就在那边。’

“我提起旅行包,跳下了车,把老乡给他的口袋给了他。他接过口袋,叹息了一声,又把它放在车上。我望着他,可他头也不抬,和那小姑娘忙着解那些绳子,这时他又变成道地的普通的赶马车的了。

“我迟疑了片刻,没有走。他抬头看看我,很奇怪我为什么还站在那里。我忙说:‘我还没谢谢你哪!同志,你贵姓?’

“‘我姓罗,叫罗赶车!’

“‘罗赶车?’我反问他:‘这不是你的真名字。’

“‘这个名字不好吗?’他说,笑了起来。

“我第一次正面看见他笑。他一笑,脸上就出现了一种特别纯真的表情。他那浓眉下的眼睛里,也蕴蓄着我很少见过的深沉而又善良的光彩,使人一见就感到他有一种很动人的魅力。我再次断定,他不是个普通的赶车人。我想再问,可他已经扛起一个沉重的麻包,迈步向供销社走去。

“我走了两步,又忍不住回头看看。只见他正在吃力地走上台阶,